



小城之恋

臧利敏

小城的春天往往从一场风开始
南风一吹
柳树就萌动了心思
每一个芽苞
都在酝酿一场春的风暴

节气随星宿更迭
立春 雨水 芒种 大雪
寒暑易节 四季轮回
从牙牙学语到两鬓染霜
我不知道 我的小城
收藏了我多少童年的天真
青春的眼泪
和中年的呓语

我习惯于在它的小巷中游走
与每一条街道 每一棵树木
相互辨认
直到确信彼此之间相互拥有的印记
我爱它的夏天 也爱它的冬天
甚至爱它的忽冷忽热
四季分明却又令人捉摸不透
想刮风就刮风 想下雨就下雨
除了自己的小城
还有谁像它一样
如此真实 又如此任性

我爱它的晴天 也爱它的阴天
它的晴空是无法形容的碧蓝
白云像羊群自由地奔跑
我像一个牧人
整天整天在无用地追赶
它阴天的时候我就写下沉郁的诗句
偶尔的狂风暴雨
像积蓄多年的激情终于在瞬间释放
之后会像所有的树木和花草
安静地生长和开放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爱它的春天 也爱它的冬天
它的春天是花的海洋
房前屋后 河边湖畔
以及你没注意到的小巷深处
迎春海棠月季牡丹紫薇
所有的花都开出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样子
没有一朵会迟疑
每一个春天小城都像重新活了一遍
每一个春天都让我想重新恋爱一次
它的夏天万物葱茏
蝉在树上高歌 庄稼在阳光下拔节
田野千里平畴 像一张张阔大的绿地毯
这里生长小麦玉米高粱大豆
也生长稗子和野草
汗水与泪水都包含咸湿的滋味
没有一粒粮食的成熟是不经历风雨的

它的秋天丰富得像一幅画卷
火红的高粱金黄的玉米雪白的棉花
苹果温厚鸭梨清脆黄瓜鲜嫩
秋高气爽 天高云淡
大地如此干净 又如此厚重
该收获的都进了粮仓
到处充满了沉甸甸的喜悦
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人类的历史
每一粒粮食都书写着土地的悲欢
它的冬天宁静得像一孩童
大雪飘飘 大雪覆盖了一切
麦子在大雪下做梦
树木在寒风里沉思
多少古老的故事
被老人在火炉边讲起——
在很久很久以前……

它其实很老了
它其实很年轻
我爱它的楼阁 650 余年巍然屹立
像一位身着华服又颜值爆表的中年大叔
居于古城中央 威严又帅气
木心质朴 文气浩瀚
四角的风铃随风飘荡
新年的钟声余音袅袅
我爱它的会馆雕梁画栋
伴着运河流水讲述着南来北往的故事
古老的戏台锣鼓声起
旧梦未了 新梦如约上演
又一出人间戏剧
拉开了悲欢离合的大幕
两侧的钟鼓响彻晨昏
一群白鸽
在会馆上空久久盘旋

我爱它的湖水日夜荡漾
映出朝阳、落日和飞鸟的影子
清晨湖水金光闪烁
像一万条鱼儿在跃动
夜晚湖面洒下洁白的月光和星光
湖水在夜色里涌动
像另一个无人能懂的世界
这片大水
更像一种隐喻
多少人哭过笑过
依然拥有湖水一样清澈的眼眸
我爱它的乡村炊烟袅袅
五谷丰登 人畜兴旺
我爱它的城市生动鲜活
车水马龙 川流不息
我爱它的每一条街巷
留下了多少平凡人的足迹
我爱它的每一座桥梁
横跨了多少岁月与流水
我爱它的风尘仆仆
多少人在城市里星夜兼程
我爱它的烟火气息
每一个灯光照亮的窗口
都续写着绵延不断的人间悲欢

我爱它的过去 现在
以及未知的将来
它护佑我 从牙牙学语到两鬓斑白
它目睹我 多少犹疑与徘徊
还有谁像它一样
包容我 养育我
敞开怀抱拥抱我
像父亲像母亲像姐姐
像我所有的亲人

像养育一只山羊、养育一头牛犊一样
养育我的
是我的小城
让我在每年春风吹绿柳树时
都依然会找到自己的春天

一夜薰风带暑来

王同举

当薰风裹着暖热气掠过树梢,街走最后一片春红,立夏便踩着细碎的光影,悄然叩响了季节的门环。

立夏是草木的狂欢季。阳光变得慷慨而热烈,草木得了这股子热力,便铆足了劲往上蹿。你看那槐树,昨日还星星点点缀着嫩芽,今日便已撑开伞盖般的绿荫。爬山虎顺着斑驳的砖墙四处攀爬,给老墙披上了一袭翡翠织就的披风。田间地头,野草疯长,顺着田埂蔓延生,似乎要把一片绿色带向更远的地方。

立夏时节的花热烈而张扬,它不像春日的花那般娇弱,而是带着一股子泼辣劲。院墙上的蔷薇开得正盛,一丛丛、一簇簇,红的像火,粉的似霞,白的如雪,在绿叶的映衬下,愈发显得艳丽夺目。芍药花也不甘示弱,硕大的花盘绽放着,花瓣层层叠叠,如美人梳妆,顾盼生姿。最惹眼的当属石榴花,殷红的花朵似一团团跳动的火焰,难怪古人会写下“榴花照眼明”的诗句。

农谚有云:“立夏前后,种瓜点豆。”立夏一到,农事便进入了紧张的节奏。麦田里,越冬的小麦已抽穗扬花,穗头沉甸甸的,在风中轻轻摇曳。水田里,农人赤着脚,裤腿卷得老高,正忙着插秧。一株株嫩绿的秧苗被齐整整地插入泥中,不一会儿,水田里便铺展出一片毛茸茸的绿毯。“立夏插秧谷满仓”,每一棵秧苗都承载着农人的期盼,承载着他们对收获的憧憬。

被阳光吻过的节气

瞿杨生

立夏这天,阳光忽然变得不一样了。春日的太阳总像隔着一层纱,温吞吞地照着,到了立夏,它却一下子醒透了,亮得晃眼。早晨推开窗,那光便斜斜地探进来,落在手背上,泛起微微的灼热。

田里的麦子最先知道夏天来了。前几日还泛着青,风一吹,绿浪起伏,可立夏一过,麦穗便悄悄镀上一层金边。农人蹲在地头,捏一粒麦仁搓开,乳白的浆水黏在指尖,他眯眼望着望太阳,说:“再晒几天,该割了。”

路边的野莓也红了。小小的果子藏在叶底,阳光照到的地方,红得透亮,背阴处还留着青白。孩子们蹲在草丛里找,手指捋出紫罗兰色的汁液,成为夏日的印记。

竹林里,新叶已经舒展开来,不再像春天时那样卷着边儿。阳光从叶缝里漏下,在地上织出斑驳的光影锦。风过时,

竹影婆娑,那些光点便跟着晃动,明明灭灭。偶尔有笋壳剥落的轻响,在寂静的竹林里格外清脆,应和着《月令七十二候》里“蜩鸣”的记载。

日头渐渐爬到了天中央,连影子都变得很短。一只黄狗躺在树荫下吐舌头,肚皮贴着冰凉的石板。小店里,孩子们举着刚买的冰棍,凉意顿时沁入齿间。

天边的云彩开始染上橘红,阳光变得温柔起来,为屋顶、树梢都描上一层金边。院落里刚打上来的井水还泛着寒气,翡翠般的瓜浸在水里,绿得发亮。燕子低飞,翅膀掠过池塘,水面泛起粼粼波光。稻田里传来零星的蛙鸣,很快就连成一片。

夜里忽然落了雨。雨点敲在瓦上,奏出清越的韵律,空气里泛起泥土的清香。不过一顿饭的工夫,云散了,月亮出来,湿

漉漉的地面泛着微光。明日太阳一晒,这些水汽就会化作蒸腾的暑气,推着夏天往更深处走去。

人们说,立夏是夏天的开始。可我觉得,它更像是春天临走时,与万物作别的仪式。阳光抚过的地方,草木记住了温度,虫子记住了光亮,连风也渐渐变得稠厚。正如诗人所言:“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而我们,就在这些光与热的印记里,一步步走进盛夏。这印记是麦穗上渐染的金黄,是野莓里沉淀的紫红,是竹影间跳动的光斑,是蛙鸣中升腾的暑气。每一个印记都在诉说着季节更迭的永恒韵律,都在见证着生命轮回的不朽诗篇。立夏,这个被阳光吻过的节气,就这样以最温柔的方式,将春天的继续化作夏天的热烈,使大地的记忆与岁月共鸣。

幸福;白发翁媪相互搀扶,在花下追忆青春;更有专业模特带着化妆师、摄影师,一拍就是大半天。人人都举着手机,或站或蹲,寻找最佳角度,务必将自己与花墙完美融合。拍完便要即刻修图,调亮、美颜、加滤镜,然后配上“满架蔷薇一院香”“不负初夏好时光”之类的文字,急不可待地分享出去。

花墙成为网红打卡之地,实非偶然。摄影爱好者在此取景,新人在此拍摄婚纱照,文艺青年在此写生,寻常百姓也爱在此流连。人们之所以钟情于此,不仅因花色艳丽,更因这花墙蕴含着勃勃生机。看那新生的枝条,何等倔强地向上攀援;看那待放的花苞,何等充满希望地昂首挺立。这满墙的蔷薇,分明在向世人宣告生命的美好与坚韧。

然而最动人的,还是那些不为拍照而来的人。那位每天清晨来浇水的老园丁,那位坐在轮椅上静静赏花的老人,那个在花墙下给女儿读童话的年轻母亲。他们不追逐流量,不刻意摆拍,只是单纯地感受着蔷薇绽放的美好。正如老园丁所说:“花儿开了就是开了,有没有人看都一样好看。”

如今这蔷薇花墙已成了城市名片,连旅游手册上都印着它的照片。但我知道,它最美的时刻永远是花开的那一瞬——不为谁的镜头,不为谁的点赞,只是生命最本真的绽放。当夕阳西下,人群散去,晚风轻抚过花墙,那些蔷薇依然在暮色中静静吐露着芬芳,仿佛在诉说着:美丽从不需要观众。

蔷薇花墙记

王同涛

初夏时节,益民胡同那片蔷薇花墙又迎来了它的盛季。几年前还只是寻常巷陌里的一处景致,如今却成了社交平台上最炙手可热的打卡圣地。每日清晨至日暮,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竟使这僻静小巷平添了几分市集的热闹。

这花墙长八十余米,高逾五米,青砖为骨,花叶为衣。数十米长的墙面,全然被蔷薇覆盖,不见半点墙石本色。花朵密密匝匝,挨挨挤挤,竟将绿叶也遮掩了大半。晨光熹微时,露珠在花瓣上滚动,晶莹剔透;正午阳光直射,整面墙便如着了火一般明艳;待到夕阳西下,花墙又披上一层金纱,平添几分温柔韵味。

花色更是妙绝。深红者如绸缎般华贵,浅粉者似少女含羞,纯白者冰清玉洁,淡紫色优雅神秘。这些颜色并非呆板地各自为阵,而是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一枝上竟开出数色花朵,教人疑为巧手匠人精心嫁接之作。微风过处,各色花朵轻轻摇曳,宛如一幅流动的织锦。

花香尤其醉人。不似牡丹那般浓烈,也不似茉莉那般甜腻,蔷薇之香清雅宜人,若有若无。站在花墙下,只觉得一阵幽香拂面而来,初时不甚觉察,待要细闻却又飘远,恰似佳人含情脉脉,欲语还休。这香气随风飘散,往往人在数步之外,便已心旷神怡。

花墙前的众生相最是有趣。少女们提着裙摆,在花前或回眸或低首;新婚夫妇穿着礼服,以花墙为背景定格

